

黄金夜色

鲁羊著



中国华侨出版社

93918

1417
14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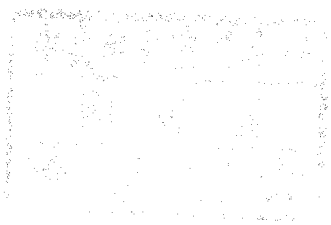
200300389

新生代小说系列 主编李师东

黄金夜色

鲁羊著

中国华侨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黄金夜色/鲁羊著.-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1996.1

(新生代小说系列)

ISBN 7-80120-071-3

I.黄… I.鲁… II.①中篇小说-中国-当代-选集②短篇小说-中国-当代-选集Ⅲ.①I247.5②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95)第23551号

黄金夜色

著者/鲁羊

责任编辑/王勇

封面设计/李志国

版式设计/王勇

责任校对/孙岳奇

经销/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

印刷/北京通县燕山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毫米1/32印张/11.375字数/259千

版次/1996年1月第1版 1996年1月第1次印刷

中国华侨出版社

地址:北京朝阳区西坝河

邮政编码:100028

东里77号楼底商5号

ISBN 7-80120-071-3/I·7

定价:14.20元

总 序——

一个新的文学层面的诞生

李师东

进入九十年代，文学创作的一个显而易见的现象就是一群具有实力和锋芒的青年作家走上了文坛。当我们还来不及作出应有的心理反应时，这一茬人就出现在了我们的面前，似乎显得是那么突兀，那么不可思议。但是更多的读者发现，他们把我们正在经历的生活表现得更直接了些，把我们正在发生的心理传达得更贴近了些，把我们这个时代的遭遇、情绪和精神处境表现得更准确、更率直、更真切了些。人们有理由这样认为，他们是一群与我们的时空同步的作家；他们的创作，是九十年代的一道新的文学景观；而他们的出现，也正是一个新的文学层面的诞生。

这就是这样一茬人，一茬在六十年代前后出生、九十年代在文坛上出现的新生代作家们。

经验告诉我们，一个作家，或一茬作家的出现，与当下的创作态势、文化处境和精神遭遇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这往往就构成了他们存在的秘密和发展的前提。如果说，在八十年代或更早出现的作家们，是带着思考各自话题的习惯和寻求新的变化的愿望，而走进九十年代的话，那么，新生代作家及其作品的青年作家，则无疑是文学进展到九十年代时的最新成果。准确地说，

他们正是九十年代的产物。在九十年代新的时空下，这一茬更为年轻的青年作家得以走上文坛，正在于他们明显疏离了前几茬作家习惯关心的话题，而与社会的新的变化和进展保持了同步相向的趋势，这也是他们能够脱颖而出、并正在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的根本原因。

我们知道，八十年代的文学，是以对表现疆域的拓展和掘进、对表现手段的探索和实验为其显著特征的。与前几茬作家相伴随的是冲突和对抗、肯定和否定、张扬和摒弃、试验和沿袭、超前和滞后、创新和守成、反拔和建立等源远流长的话题。直至今日，我们仍然能在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中感受到来自不同思想观念、文化背景的冲撞和对举。这是一个不断被文学创作中的风、热、浪、潮所裹挟着、同时又不断地试图回归文学本体的文化过程。而我们所说的六十年代前后出生、九十年代走上文坛的新生代青年作家，则明显缺少这一方面的文化经历和精神遭遇。他们得以能从旁观者的姿态去面对这一切，去看待这一切，而保持清醒的认知。这种高蹈的姿态，决定了这一茬青年作家的新的文学属性。在这一茬作家的创作中，被前几茬作家所看重的，往往是他们的不经意之处；而为他们所重视的，又往往是前几茬作家的经历所不逮的；同时，前几茬作家所创造的思想和精神成果，正是他们进行文学创作的起点和前提。——文学的主题就是这样在他们这里得到了理所当然的传承、接替和变异。

因此，把个人的情绪和遭遇与时代的生活面貌和精神处境勾连在一起，谋求与九十年代社会的契合，体现中国社会新的进展，这正是他们的文学努力。以一种消解的姿态，达到对文学的整合，以反先锋的方式，回归到朴素的情感状态，以个人化的方式，进入到文学创作之中，这正是这个新生代作家群的文学用

心。

一茬人有一茬人的生活遭遇和精神处境，一茬人有一茬人的情感内容和表达方式，一茬人还有着自己难为他人所能道出的生存秘密。更何况，这一茬作家站在世纪之交的边缘上，他们注定是要走向一个新的世纪的。他们的感触、他们的体验、他们的思想就有着更为生动更加特别的内容。这样一个特定的时期，必将在人们的心灵史上留下深刻难忘的精神印记。而这一茬青年作家的创作实践，也将焕发出特殊的艺术魅力。

而且，从他们的身上，体现了一种难能可贵的锐气和活力。他们还来不及重复自己，还来不及建立自己的套路和模式，而更多是以自己质朴的感受和年轻的体验在展示给人们。因此，他们的作品带有着一种鲜活，一种清新，一种无拘无束，而这正是我们的文学创作所应该珍视的活力。毫无疑问，他们给文坛注入了一种生气，提供了一种新的可能性。

当然，他们也有自己的不足。他们还来不及拥有更为丰富的人生体验，但是他们在与文学一起成熟。关注他们，就是关心我们的文学的现在，就是对我们的文学的新的发展所应该保有一份必然的信心。

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我们作出了策划这样一套丛书的考虑。感谢中国华侨出版社为我们提供了实现这一想法的机会，也感谢收入这一丛书或暂未收入这一丛书的新生代作家们的支持和同龄的批评家们的协助。

目 录

总 序：一个新的文学层面的诞生 … 李师东(1)

黄金夜色…………… (1)

紊乱的火焰 …… (48)

存在与虚无 …… (95)

抱石入山…………… (139)

九三年的后半夜…………… (186)

此曲不知所从何来…………… (258)

九楼对菱花…………… (277)

忆故人…………… (294)

青花小匙…………… (308)

楚八六生涯…………… (318)

液态屋檐…………… (329)

跋：为鲁羊说 …… 李小山(350)

黄金夜色

正如落城人所说的那样，那几年我还是个诗人呢。我穿着黑呢大衣和蓝布牛仔裤，黑牛皮狗毛里的靴子，冬天一落过雪，就要在城里许多不相干的地方走走，看看，有时还在大衣口袋里插上两瓶酒，趁着等公共汽车的一会儿工夫，掏出来喝几口，也不直接喝下去，而是含在嘴巴里，咕噜咕噜乱漱一气，就像是饭后漱嘴的架势，漱了老半天，却不吐掉，微微仰起脸，让酒从喉咙管儿细细淌进胃中去。这在当时，也算我的种种小快乐之一种。当然，您千万别当真，把我想象成酩酊大醉甚至横卧街头的酒徒，其实衣袋里的两瓶酒，都是通化或别处搞出来的红葡萄酒，酒精度不高，喝着像姜糖水。在落城里做诗人，除了要喝酒，不断地喝酒之外，还要交朋友，这也不是解放后或者甚至是七九年才立的新规矩，诗人要喝酒要交友，这桩话题说起来，历史可悠久得要命哪。反正要喝酒要交友，总比要出洋要受人赞助，进行世俗享乐，并且有余款，自费出多种自选诗集，比要杀妻要自杀，这两种事，把做诗人的代价提升了，提升到惨烈之境，更有传统的意思，古典的意思，而且重要得多的一个区别是，喝酒和交友，实在很简便易行，所以那几年我做诗人，相对便宜。不过，哪天我把

个人简历拿给您看，它很短，无生僻字，您就晓得便宜买不得好·货色这句话的份量了。因为我以成百千计的酒瓶和成打成打的朋友，它们垒积起来，才勉强造出了简历中一个句子，而且是平庸无刺激的陈述句：本人自七九年开始学习写作，以诗歌为主，并持续十年之久。现在检讨之日已经来临。对于那十年之久的十年，我有时细加检讨，想得出什么有道理的结论简直就不可能。我只好变换角度，看能不能检出些印象，譬如喝酒，譬如四处行走交朋友。譬如和哪个女孩子吵架，吵架直至睡觉，或者相反，睡觉直至吵架。犹如什么植物，生根直至抽芽，结果直至开花。

魏文，是我在诗歌年代结识的一个朋友，您知道么，还是个女的。如今说魏文的事，说我和魏文的那些事，确实已无所谓，还可能无聊。但是有一个原因，使我对魏文不能忘怀，对不能忘怀的东西，我都用文字来清除，文字可能是建筑材料，文字更可能是清除往事的器械。我一想起魏文，就想起火焰。我见到火焰，就说不定想起魏文。我觉得火焰是某种广泛而持久的原因，令人想起很乱的旧事，魏文在其中，不过算虚点。魏文随身带来的，不是那种摧枯拉朽的漫天大火，也不是具有抽象性和启示录风格的硫磺火湖，顶多是火湖湖面上溅起的泡沫。她的火焰很小，略微发暗。她用这样的火焰，作了许多尝试。她想去点燃的那些物质。现在想想，都是些什么呵，全是鸡零狗碎无关大局的小东西。她总是要点燃点什么，而且不分场合，当着我的面。

程婴，孙龙，和绰号老片的家伙，我与他们之所以成了朋友，全是为了去填满我想象中自己的诗人肖像画，画中的空白对我来讲，多得出奇。我愿意向前辈作家学习，先把这三人的外貌简单说一下。程婴，瘦而长，但阴影比身体胖，他的主要内容，你会觉得多半躲藏在身体周围的阴影里面，像复杂的水分长久地浸

泡一根干药材。那几年他是我们当中最好的诗人，在他创作力最旺盛的时期，写出了长达数千行的关于灵魂的五卷本诗歌，这些诗歌后来成为自费诗集中少见的经典直至今天，我还坚持认为它们是最喜欢的当代作品。甚至诗集的自序，我也认为是最好的自序之一，譬如他说，我既坐在椅子上也坐在整个大地。他又说，我完全由不得自己，等等。比起程婴，孙龙只算个不太臭的屁，身体倒又矮又壮，像个推铅球的，这种身体提供了他作为盲流奔走四方的足够能量。对于孙龙，世上从来没有尴尬，没有尴尬这么个说法。他能够用最朴实的笑容消解一切尴尬或者接近尴尬的状态。只不过他的笑容，与他的心情之间，挂不上任何联系，是相互脱离的两种东西。我总觉得他在笑容与心情之间，在两者之间，藏了不少的玩艺儿，诸如自卑和狡猾之类的，甚至还有辛酸。讲到老片这家伙，情况就不同，他也瘦而长，也有阴影，阴影却藏在体内，隐藏在骨子里。关于老片，我一直想说得深入些，一直不能如愿不能心想事成，主要的原因，是老片自己就从来没有深入地活过。他做过很多有趣和无趣的勾当，在江边耕田种地，蹲在麦子半熟的地方写短诗，从郊区往城市贩卖西瓜和黄瓜，修鞋补轮胎，在落城街边摆棋摊，被外国人邀请到星级饭店去讨论中国的伤痕文学，获某刊奖，打架，教书，喝酒，赚钱，离婚和结婚，最后做了什么地方的主编。他所做过的一切，不留任何印迹，直至他作为主编从我们眼前消失。当然，我也不能料定，哪天他会在我们面前又露出头来。

有一个夜晚，天色和景物很模糊，我们几个朋友从落城不同的角落聚到一起，又从中山路慢慢晃到长江路，长江路上有三五家咖啡馆，那时咖啡馆是落城的诗人们落脚的好地方。我们走过一家名叫梦咖啡的咖啡馆门前，老片忽然停下来，魏文可能在

里面。其实老片一路上都在说魏文，说他和魏文这几个月来恋爱的事。世界上有些人就是会往一块儿凑，老片和魏文不知为什么碰面了，而且一碰面就相好了，二话没说就好得如胶似漆。肯定是上了床，我想肯定上了床，老片这家伙。街灯的淡紫色灯光下，老片的脸是什么颜色呢，我到现在也没有弄清楚。我只听见老片说，魏文肯定在里面，我们去把她搞出来吧。我说，把她搞出来干什么呢。是啊是啊，程婴说，有什么意思。在那个夜晚之前，我和程婴都没有见过魏文，对魏文也就没什么兴趣。可是老片很固执地坚持要把她搞出来，他说，不干什么，反正要把她搞出来，你们帮帮忙。孙龙站在一边，脸朝着暗处，看背影的动势，好像在小便。我冲着他的背影说，喂，你说呢。孙龙把肩抖了几抖，转过身来说，梦咖啡是咖啡馆又不是刀山又不是火海，进去就是啦。我们说，那么老片，你就进去吧，我们在外面等着。老片沉默了片刻，好像有点为难，又像是害羞。程婴掏出一只打火机，嗤啦嗤啦按了两三下，又放回口袋里。我说，怎么回事老片，难道那个魏文会吃人么。孙龙笑起来，她还没学会吃人，顶多会啃鸡巴。老片猛地推了孙龙一把，放屁，啃你娘的鸡巴去。我看看老片的脸，一点也看不清楚。老片拿孙龙不吃劲，向来如此，可是老片虽然出身贫寒，却有极好的修养，从来不骂人，现在这样子，准是生了很大气。他为什么生气呢，我有点奇怪。我认为说一个女人会啃鸡巴，起码在同辈之间，算得上赞扬，不过说法太直率罢了。程婴说，我们应该给那个魏文一点点意外。孙龙说，怎么办呢。程婴又掏出打火机，点着了，盯住火苗子，眼睛眯得很紧，过了一会儿，把打火机灭掉，他说，这年头，也没什么意外可给的，不过对女人来讲，一个漂亮的有危险性的陌生男人，这是除金钱之外最有可能给她惊喜的东西了。孙龙鼓掌赞叹，妙语啊，就像诗一样。我

注意到老片更生气了，就对孙龙说，住口，少放你的诗屁。程婴接着说，在我们中间，只有两个人对魏文来讲是陌生男人，那就是马余和我，有危险性的陌生男人，只有我一个，但是我不算漂亮甚至很不漂亮，漂亮的陌生男人只有马余一个，可是马余不危险。孙龙说那怎么办呢，难道我们就搞她不出来么。老片忽然开口说，那简单，马余和程婴两个人一起进去。孙龙说对极了，这不是又漂亮又危险么。我回头看了看老片，在街灯淡紫色灯光下，几乎看到老片脸上的笑意。

魏文的诗集，在那几年还没有出版的机会，基本上是以手抄影印的方式进入我们的视野。她的诗歌，我一向认为是女人所能写出的作品中最好的一类，这多半要归功于她那些很乱的情绪和性格，甚至一些很乱的生活习惯，也促成了这样一个女诗人的诞生。

叫梦咖啡的咖啡馆门前，除了匆匆而过的行人和车辆，车辆中的行人，有四个梦想当诗人的青年站在那里说话。他们已经说了很久，关于怎样把魏文从里面搞出来，他们已经商量好对策，并且有所行动。程婴和我把手插在衣袋里，埋着头慢吞吞地走进梦咖啡，老片和孙龙在外面等着，我觉得我们的夜晚开始了。梦咖啡里面全是烟雾，烟雾和低语声笑声，在粗陋的折叠椅和折叠桌之间，像暗色的水流一样荡来荡去，那些饮咖啡的男女都相当年轻，都还不太富裕，都装得富裕而且文雅，只有相对的两个角落里，表现出直率的粗俗，粗俗得很直率。我看见其中一个角落里，坐着两个衣着混乱的女孩子，把高跟鞋脱在桌子底下，蹲在折叠椅上，也不说话，各自抽着烟。她们漂亮么，我想看清她们的脸，或者有一个长得好些，从侧面看，很难下断语，脸和脖子被乱发披下来，遮住了。我有些恼火，对自己说，不会是什么好货色，

能有什么好货色呢。就在这时候，我们听见另一个角落里传来一些响动。折叠椅倒下了，撞在水泥地面，特别刺耳，男人说魏小姐，魏小姐你没事吧不要紧吧，女人说他妈的不要紧的没事的呀。魏小姐，现在你一看就知道，魏就是魏，而那时我和程婴听到的是wei这个发音，还不能确认wei就是魏，wei小姐就是魏小姐。可是紧接着又听见女人说，我weiwen不是那么容易跌得破的。两个发音连起来，使我和程婴基本上能够联想到，weiwen就是魏文了。魏文大声说，老板，再来两碗咖啡。我看见魏文穿着黑呢大衣，个头不算大，却也不瘦小，扬着头，仰靠在折叠椅的靠背上。那时我与她还不相识，还没有后来那种方式的接触，半夜里走来走去，爬上爬下，或者骑一辆破旧自行车，穿街过巷，漂浮不定，在拂晓时像败兵一样撤回落城里一个叫三步两桥的鬼地方。可是我已经抓住了她的一个特点，她有许多特点，越抓越多，越抓越抓不住，最后从你手中全都散落掉，可是那时我确实已经抓住了一个。我抓住了一个量词，我抓住了碗。魏文在梦咖啡里说，老板，再来两碗咖啡。我觉得这种说法，碗，这个量词的使用，蕴藏着一种豪气，如同古代那些山间英雄，英雄们说再来两碗，他们指的是酒，魏文指的是咖啡，豪气是一样的，区别仅仅在于对象。我们把手插在衣袋里，直接朝着魏文那张桌子走过去，并且对她说，你就是魏文么，跟我们出去一趟。

那几年落城的诗人们对于神秘二字有着特殊的兴趣，老片这家伙更是捏造神秘的高手，看手相，测字，用扑克牌算命，甚至动用周易六十四卦，举凡你想得到的方式，他都棋先一着。也不知为什么，那几年的诗人们都很空闲，有相当一段时间我和老片经常一起坐咖啡馆，逛街，看电影。那几年你在咖啡馆里或者街边，都可能看到一个人在给另一个人算命，一个诗人在给另一个

诗人算命,这种景象,是那几年落城的主要街景之一。有一个下午,阳光不错,从九五年三月八日往前倒数七年,那个下午,我和老片在街上闲逛,走累了,蹲在街边休息。我刚把一支烟递到老片手上,忽然发现身边围过来男女老少一批人,心里不禁有点发虚。我说,老片老片,他们要干什么。老片把烟点燃。偏过脸说,喂,你等要做什么。那些人一条声地说,算命,给我们算命。

魏文依然仰靠在折叠椅的椅背上,没有动。魏文对面坐着的男人,这时我们才注意到,他留着小胡子,站起身来说,你们什么人。程婴说,你什么人。小胡子拿手抹一抹嘴唇,老子,管不着。我说,那好,跟我们走一趟。小胡子说,哪儿去。程婴说,出去。小胡子笑起来,很夸张地搓了搓手,好啊,出去出去。我们转身往外走,门外的老片和孙龙正等得焦急,见我们出来,忙迎着说,怎么样,她在么。我们不说话,同时一闪身,把小胡子让到他们的面前。梦咖啡门边有棵树,现在树下有五个人,四个诗人,一个小胡子。老片愣了一下,对我们说,他是谁。小胡子说,你们是谁。老片说,我们是魏文的朋友。我们说,是啊,我们都是魏文的朋友啊。小胡子愣了一下,你们,魏文的朋友,没听说过。老片嘿嘿冷笑着说,我和魏文处朋友的时候,你小子还不晓得在哪条田埂上撒尿呢。我们都笑起来,孙龙用手捂着裤裆,作出一副要撒尿的模样。小胡子显然被激怒了,抡起拳头,照孙龙的胸口捶过去。我看到孙龙被捶得一踉跄,后背撞在那棵树的树干上,那棵光秃秃的大树被撞得微微一震。老片和程婴齐声说,怎么还想打架么。小胡子抬起右边肩膀,把头歪过去,蹭一蹭耳朵说,不是想打架,是打架。我们说,好啊。这时候,有人从背后揪住我的衣服,想把我拉到一边去,可是力气小了点,拉我不动,却拼命拉住不放。我想谁呀真是固执的人。我猛地一转身,想挣脱那双手,或者是

想看清背后那人他究竟是谁。可是那双手并不那么容易挣脱，我猛地一转身，那双手依然抓住我的衣服不放，那双手的主人吊在我的背后，旋了半圈，还是在我的身后。我有些恼火，用更大的力气，又旋了半圈。你还不松手，你还不松手，我用的力气真够大的，就像我此刻要用甩脱这些记忆，背后那双手总算松开，从我衣服上滑落了。这样，我总算站在了背后那人的面前。你究竟是谁呢，我想看清楚。我站在那棵树下定一定神，刚要看清楚面前那人，背后却传来一个人的惨叫。我刚想回头看看怎么回事，又听见一声急促的惊呼，好像不是一个人，是几个人的声音并在一起，其中有男有女，女人的声音最细最尖，而且最悠长。在这样复杂而和谐的惊呼声的催促下，我是非回头不可了。我回过头去，看见了危险。我看见那个小胡子手里举着一块砖，朝我背后扑来，人总有背后，有什么办法呢。我能闪开背后扑来的东西么，能，或者不能。我干脆转过身去，正面朝向那块砖和小胡子，站着不动，被砖敲一下有什么了不起，我想，死有什么了不起。我说你他妈砸呀，砸了你算条好汉。我还想多说两句，可是背后的衣服再次被别人用力抓住，向一边拉。从衣服传到后背的触觉告诉我，还是那双手，还是那个人，只不过力气比刚才更大了。我顺势往旁边一闪，绕到树的另一边。我看见有人从我刚才站的地方冲过去，伸手揪住小胡子的衣领，大声呵斥说，你他妈给我住手。我看见那人个子很小，挺着胸，踮着脚，揪住小胡子的衣领，用力往下扯。我看见那人是个女的，我看见那个人，就是魏小姐魏文。这时候，老片带着程婴和孙龙围上来，趁势要动手。我看见魏文忽然一松手，对小胡子说，砸他们。刚围上来的老片等人一下子愣住了，连忙又往后散开。我听见魏文说，小胡子砸他们呀，砸得漂亮些，让我也看看新鲜。树下战事的规模虽然微不足道，其发展

的态势到这时却有些瞬息万变，小胡子手中那块砖还高举着没有动。魏文似乎急了，砸呀砸呀砸呀，砸他们的狗头。我看见小胡子举着的手臂晃了晃，垂下去，那块砖哐啷一声落在树下的地面上。魏文骂了句都是烂菜包，掉脸对老片他们说，找我什么事，这么兴师动众的。老片这家伙竟低下头去，不开口像根木头。孙龙抢着说，没事没事，就找你玩儿。魏文作势啐了他一口，边上上去，又没问你。程婴说，是老片，他要我们把你搞出来。

检讨那几年，我和我的朋友们走到哪儿，做什么事，喝酒唱歌打嗝放屁，有时也捂着嘴笑，咧着嘴哭，都不为了什么。我们找到谁，寒暄用语通常是没事没事，就找你玩儿。我们怎么会有那样的空闲呢，鬼才知道。在我们还有青春的时候，干许多事并不为了什么，或许正因为不为什么，所以我们空闲，而空闲的感觉帮了我们的忙，让我们觉得身体好，吃饭香，就连藏在胸口或者小腹下面的情欲，都因为它的保护，没有受损伤。

战争很悲惨，可战争的开头和收场有时很好笑，我们的树下战事，譬如说，持续了仅仅三分钟，就发展到这样的收场，小胡子把砖扔掉之后，忙着查看自己的衣领。魏文说，你看什么呢。小胡子说，刚买的羊皮夹克，给你抓破好几道，魏文笑起来，你光顾了羊皮夹克，不管你的人皮脑袋啦。我就着街灯看见，小胡子的腮帮上挂着一缕血，街灯的灯光是淡紫色的，所以那一缕血有点发黑，像一截刚拆下来的毛线头，从头发里面挂了出来。看上去小胡子并不在乎，他继续查看着衣领，边查看边说，人皮有什么希罕，自己会长好的。过了一会儿，他抬起头说，羊皮夹克就不同，实在太贵了，太贵了。我们都笑起来，孙龙说，落城也有你这

样傻屁。小胡子说，你才傻屁呢，再讲我捧你个傻屁。孙龙说你敢，你敢。小胡子弯下腰去，像是要找那块砖，一边嘟哝说你看我敢不敢。梦咖啡门前的战火，至此越来越微弱和暗淡了。老片对魏文说，你跟这种人，能玩出什么兴致，不如跟我们走罢。魏文说，走就走，反正我在这儿也坐腻了。魏文又说，你们倒是帮了忙，二位姓什名谁呢。我说，萍水相逢，叫什么无所谓的。程婴指着我说，一本正经地说，这是马余，刚从老虎桥出来的，相当有玩头。老虎桥在落城，家喻户晓，是一座老监狱的所在地，比现任市长还有名得多，能从老虎桥里面过一趟，老百姓都认为他是角色。魏文从头到脚斜斜扫了我一眼，点着头说，气势虽然不错，要论老虎桥，怕是没经验呢。她回头指着小胡子说，这一位，可是真正的老虎桥出身的邪头。我们说，不像，一点都不像。小胡子呼地直起腰来，大声说，谁说不像，今晚你们人多罢了。我说，老兄你错了，不仅是人多，是我们诗人多啊。

不会这么结束的，我们的夜晚，既然有诗歌，有青春，还有了魏文。我们丢下笑声和小胡子，离开梦咖啡门前的那棵树，五个人沿着长江路往前走，边走边谈论刚才发生的那桩小小的战事，不知不觉就走到了长江路和中央路相交叉的丁字路口，停下来。我们站在那儿，歇一歇脚，开始商讨我们往何处去的问题。程婴说，累得要命，就散伙了吧。孙龙急忙拦住说，别散伙呀，还没开始呢。我说，什么还没开始，你说来听听。孙龙说，我也说不清楚，反正觉得还没有开始。程婴用左手揉一揉额头，我到觉得有些东西，已经结束了，该回家睡一觉了。我回头对跟在魏文身后的老片说，你倒也放个屁呀，跟在女人后头，嘴唇咬那么紧，干什么。魏文用插在衣袋里的手，把黑呢大衣的衣襟扇了扇，是啊老片，你们把我搞出来，到底干什么呢，总不能一见面就鸟兽散吧。孙